



源於奧運
李漢源

全運會轉播的歷史(二)

以往香港轉播全國運動會(全運會)，主要以播放精華片段為主；自1983年起，香港便首次派出外景小隊在全運會期間拍攝專訪，同時每日發放賽事精華片段，將運動員的訪問及比賽消息報道回港，最終包裝成一個半小時的全運會節目給觀眾收看。

到了1987年廣州全運會，轉播開始有了規模，主要因為廣州距離香港較近，訊號傳輸更為方便。當時，香港第一次直播整個開幕禮，並在每天晚上黃金時間安排1小時的全運會節目，除了播放日間的精華賽事外，若有重要賽事亦會安排直播。當年香港僅有ATV和TVB兩間免費電視台，兩者皆在廣州的廣東台租用錄影廠製作全運會節目，各派出20多名工作人員，以當時而言算是一個大製作。有點特別的是，當時ATV香港廣播總台發生火警，因而無法播放其他節目，因此該時期唯有靠全運會節目維持頻道的廣播。

轉播大型綜合性體育賽事，除了購買電視版權外，最重要的是製作費用。例如，從比賽地區將訊號傳回香港的過程，所有訊號轉送的成本相對較高，奧運會的訊號費用甚至可能達到50萬美元。製作方也可以選擇基本組

合，如開幕禮、閉幕禮直播及每天一至兩小時的精華片段，然而這些片段中未必有自己國家或地區的運動員，因此需要另行安排運動員的片段如何傳回香港。在過去的全運會中，TVB的主要轉播內容包括開幕禮和閉幕禮的直播，並派遣工作人員到當地拍攝故事和訪問香港運動員，自己編輯適合香港觀眾的精華片段。此外，TVB還與一些省市電視台合作，租用他們的設備或衛星傳送訊號回港。

隨着科技的迅速發展，傳送訊號的方式愈加多樣化，包括衛星、光纖、5G、IP互聯網及雲端等，每種傳輸方式都有其優缺點；成本和可靠程度也各異。因此，作為體育媒體製作人，不僅要拍攝比賽，還需要深入了解設備及各方面技術，才能順利轉播各項賽事。

香港此次在全運會承辦8個競技項目，作為主廣播機構，我們需要特別關注如何轉播在香港舉行的全運會。我們不僅是東道主，還要製作國際公共信號，並建立國際主媒體中心，協助所有來香港轉播全運會的媒體和機構。由於今屆全運會在粵港澳三地舉行，香港電視台的轉播工作可能會比較複雜，因此需要早早計劃，以確保全運會的成功轉播。



方寸不亂
方芳

相逢何必曾相識

百歲吳康民老校長茶敘後，巧遇88歲老牌明星四哥謝賢，「期頤之年」與「耄耋之年」惺惺相惜，擦出了火花。

吳老校長曾是政界名人，謝賢是老牌大明星，職業分屬不同界別，也不曾在同一軌道上交匯，這天在酒樓午餐後，各自在大堂等候司機的車子，老人在這一刻相遇，拄着拐杖的四哥，見到坐着輪椅的老校長，氣派非凡，是個人物，四哥敬問老人家是誰？由於二老耳朵都不怎麼靈光，經照顧者協助介紹，他們互相報以微笑，也許不必知道我是誰，相逢何必曾相識，四哥得知輪椅上的百歲老壽星，恭恭敬敬敬起大拇指，湊前來個合照，四哥本身也年事已高，雖然拄着拐杖，但腰板挺直，站在後面像個小老弟哩！

事後我們猜想，二老或許有美麗的誤會，有可能誤會了對方的身份，莫非謝賢以為吳老是「老牌明星」？吳老也許以為謝賢是「政壇大佬」？都是見慣面目的老人家，其實都心水清，心照不宣而已。吳老校長曾經在香港政壇叱吒風雲，又是著名的政治評論家，著作等身，他與娛樂圈雖素無淵源，但他曾任全國人大代表多年，與娛樂界也有接觸，比方他與汪明荃(汪阿姐)有交情，當年人大開會、考察，接觸甚多，當時汪阿姐在政壇作為新人，為人虛心，每每請教，關心國事天下事，很得吳老的欣賞；謝四哥紅極一時，影視作品也很多，吳老對他當然也不陌生。

吳老雖然「期頤之年」，但仍堅持每天外出酒樓品茗，親親陽光與空氣，與人地氣接觸，這就是他的長壽之道；「耄耋之年」的四哥，外表時尚，骨子裏仍很傳統，他雖然獨居，但熱愛生活，自由自在，出入有服務團隊，兩位貼身傭人和司機，數碼港酒樓常見他的身影，圍着一桌子飲茶，相當熱鬧。無論如何，二老都有共通點，晚年老有所依，得到很好的照顧，福壽康寧，還能嘆茶去，羨煞不少老人。



百歲吳康民茶敘後，巧遇88歲謝賢。作者供圖



書聲蘭語
廖書蘭

住回新界的日子

遷回新界居住已近3個月了，重新來感受鄉村寧靜的山居生活，同時又有民族的感情點滴充盈我心。

曾有英國第三代華僑問我「新界在哪裏？」也曾有朋友問我「你住在哪裏？」我答「新界」，他立刻回應「你住元朗啊！」那麼新界地域究竟在哪裏？新界是否等於元朗呢？查實新界地域原屬於廣東省寶安縣，在1898年，清朝李鴻章與英港督普利共同簽了一份「拓展香港界址專條」，自此深圳河以南、界限街以北的土地，包括附近235個島嶼租借給英國99年，新劃分的區域稱之為新界(New Territories)；自此已在新界地域生活的百姓，稱之為新界原居民。我們以歷史的廣義角度來看，應該稱之為香港原居民。當年，林鄭月娥女士以發展局局長的身份來鄉鎮局開會時，我曾建議豎立兩個石碑，分別立在界限街北面和深圳河南畔兩邊，因為這是歷史印記，也可成為旅遊景點、打卡之地，更可刺激經濟；但令我遺憾的是，這項建議沒有被採用。今天我亦有些隱憂，那就是「新界」是否將隨「新九龍」一樣，逐漸淡化於我們的歷史視野中。

何謂「新九龍」？這原屬新界的租借土地，作為九龍的延伸地帶，統稱為「新九龍」；範圍以飛鵝山、慈雲山、雞胸山、獅子山、畢架山、鷹巢山等的山嶺作為天然界線，由各山嶺以南至界限街以北，包括九龍城、慈

雲山、竹園、新蒲崗、老虎岩、牛池灣、九龍灣、牛頭角、觀塘、藍田、秀茂坪、茶果嶺、鯉魚門、九龍塘、深水埗、荔枝角、長沙灣；由此可見，新界地域佔整個香港總面積的九成。

昨天是我們村子裏一年一度的團年飯，村子裏的族長、老人家紛紛出來飲宴，就在村公所大門口，熱鬧開席開12桌。好多人都過來跟百歲公公、婆婆親切問候和合照，我見到個人笑得合不攏嘴。區議員和關愛隊成員來派福米，使得現場氣氛加溫添熱。

曾有朋友來舍下作客，在參觀本村環境之後說：「這裏不像香港，也不像內地農村。」是的，新界地域有別於內地和港九的生活方式，在上蒼的祝福下，代代傳承，世居於此，是典型的「生於斯，長於斯，亦葬於斯」的氏族社會。

當幸福得來容易，就容易視為理所當然，所以我們要懂得感恩。



一年一度的團年飯在村公所門前舉行，全村鄉親攜老扶幼出來參加盛會。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
巫慶明

難忘的年味

年為何物？傳說，「年」是古代的惡獸，又叫「夕」。每每年末午夜，成群攻擊村寨，用頭上的犄角作武器，殘酷地進行屠殺。與年獸長期搏鬥，人們發現牠的弱點，採取相應對策。怕紅，貼春聯。怕響，燒爆竹。怕火，燃松樹枝。驅逐了「夕」，趕走「年」，搞點酒菜，祝賀一下。久而久之，固定成節。故此，年末叫除夕，初一為春節，那幾天統稱過年。

打懂事起，覺得老家過年那種味道特別，讓人好生惦念。每每想起兒時過年，回味無窮，好想好想回到當年，過個春節……家鄉人們把臘月二十五日稱之為「入年界」，忙着過年各種準備工作。只見奶奶早早就出舊被褥套，洗洗曬曬，媽媽紮好長掃把，從上到下，裏裏外外不留一角。傢具全部洗，兄弟姐妹幫着提水，擦抹布。幾輩家庭主婦的搓洗，木板牆壁被洗得發白透亮。父親貼春聯，我抬漿糊，幫忙扶正，再把傢具、用具貼上紅紙片。

入冬以來，父親忙着籌款剪布，定好時間讓裁縫師傅到家裏，給每人做一套沙卡嘑布衣服。同時，奔走墟場購年貨，搞到一點錢買一點。如割豬肉、買鴨，買香燭紙炮……還買蒜、芹菜、葱等香料，指望子女長大，會蒜(算)，期望我們讀書芹(勤奮)，將來很葱(聰明)。母親煮家鄉出名小吃「宣和米凍」，做完這又忙那，洗淨碗筷再洗菜，圍裙不解，手腳水不乾。

最讓我們兄弟姐妹愜意的是代表父母到外公外婆家「看年」，過牛路坑，翻赤嶺，徒步5里，來到文坊。父親把1斤「蘭花根」分成4份，包得有角有稜，貼上紅紙條，叫果子茶。再加一筒麵，不怕你笑話，橋餅個爾買一買。家境貧

寒，拿不出什麼像樣東西。外公外婆不介意，在乎一片心意，理解女兒女婿窘境。外孫外孫女到來很高興，摸這個頭，拉那個衣角，往每人兜裏塞紅包一個，1角2分錢。吃飽喝足袋滿，抬着甘蔗，挎着香籃，歸屋。9兄弟姐妹，看年和春節拜年，這次我往，下回他去。

年初一，大人們到宗祠燒香拜祖。初二、初三到長輩或親戚家拜年。大家見面，微帶酒意，相互拱手抱拳：新年好！初一到初五，男女老少相聚小學操場或相對集中場所，大人學騎單車，小孩跟着滾鐵環……那邊，人圍一圍，幹啥？在切甘蔗呢。一條甘蔗切成兩截，長短只能差1釐米。切不準，交錢。贏，取甘蔗，走人。這裏一堆，那裏一群，盡情娛樂，做着各種遊戲。有吃沒吃，玩到正月二十。

我穿上新衣服、新布鞋，口袋裝滿炒地瓜片、黃豆。帶上高升炮，那時，燃放鞭炮是小孩子最高興的事。把高升炮置空曠地，用香火點引線，快速退回。調皮的夥伴，竟用嘴巴大喊：啪！嚇我一大跳。沒響，再來一次。嘭，地上響。啪！直上半空。笑聲隨着鞭炮聲蕩漾山村。那個年代，小孩在過年，大人在過年，各家過着各自不同的年，父母總是想方設法讓自家年過得有意思，可以想像，雙親為過年付出多少辛勞。年難過又年年過，有錢，過好點。沒錢，黃豆換豆腐，雞自家養，3斤豬肉也過個年。除夕，雞肉一人吃一塊，一塊豬肉分兩口。客人來了，笑臉相迎盡情招待。來客走了，菜吃掉，豬肉留着下次……

轉眼年來到。這天，我們全家帶着提前打包的行李、年貨，大包小袋，牽拉小孩，回到老家。進村，沿硬化路面，至村中，佇立「道祠」，門口小圳依舊淌着

水流，石條大門已嚴重傾斜，似垂暮老人。突然，一陣鑼鼓聲傳來。看，村裏武術隊員幾個後生，抬出紙糊的硬殼獅頭，獅頭獅尾緊連，隨着鼓點節奏舞起來。獅子向觀眾點頭，作揖，致意，靈動無比，做着各種滑稽動作。一會兒，高潮起，抬獅頭者竟踩在獅尾者壯雙雙腳上，立着舞起來，左三下，右三下，驚險！圍觀者，報以熱烈掌聲。接着，武術隊員拿出耙頭、勾刀、對棒等舞起來，六句滿公手癢癢，禁不起大家鼓動，打起「巫家拳」，拳腳到位，進攻防守自如。鑼鼓聲、喝聲響徹小山村，圍觀者久不離去……「爺爺，快走！」孫女孫子在喊，定睛一看，原來是幻覺，50年前在這裏發生事，清晰復現。回不去的家鄉、回不去的歲月、回不去的童年。

「正月喝酒，二月看戲，三月尋田做生意。」那時，桌上稀少，精神豐富。有人說，過年意識逐步淡化，難覓當年的味兒。有人說，現在親情薄弱，逐步遠離。是？抑或非？還有人道「春運繁忙，旅途奔波，往返艱辛，搞得精疲力盡，過年有啥味？」過年怎麼過，有什麼味？每年文化素質修養、生活閱歷、家庭經濟狀況差異，各有體會，說法不一。竊以為，年味是臘月裏洗洗刷刷的母親忙忙碌碌弓起的背影，是父親額上的皺紋、是奶奶剪的美麗窗花、是長輩給娃娃們和小輩給老人的壓歲錢、是小孩子點點的煙花爆竹、是闔家團坐吃着辭舊迎新的年夜飯、是大門口掛着通宵不熄的紅燈籠、是熬年守歲的說笑聲、燃燒的松光「歲火」……

春節，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。團圓，是永恒的主題。無論路途遠近，有錢無錢，回老家過年！



翠袖乾坤
連盈慧

口罩情未了

前幾年新冠疫情大爆發，有段漫長日子，人人戴上口罩，國際人物碰頭會面亦無不戰戰兢兢，擔心對方五指帶菌，不自覺打破有史以來傳統握手習慣，都有前所未有的奇怪共識，僅舉起衣袖手蹣跚點水式互相輕碰對方一下，算是完成見面大禮打過招呼。

疫情過後，新冠飛走，全球呼過一口大氣，除下口罩，一天光晒了。西方熱情充沛的元首，凍結過幾年的「友情」，忽然湧現近乎小別勝新婚一樣的場景，不管對方國家見面禮是什麼儀式，也都盡量熱情奔放，不再「碰腳」，回復握手了，而且是更命地握手，握得比疫情前更加起勁，疫情前見面禮時擁抱貼半邊面的，也跟握手同樣狂熱，貼過左臉更多幾錢肉緊貼右臉，甚至連連貼兩次，給人有趣的感覺，好像大家都要補償「碰腳」期間走失了「熱情」！

現在某些國家又有新的疫症蠢蠢欲動，假期與高采烈旅遊，由日本回來的一個朋友，就戴上口罩苦笑提前返港，沒有像往日那樣訴說旅程愉快了。回來第一時間看過醫生，可沒有再戴上口

罩，說醫生告訴她，細菌不會在戶外散播，口罩只有室內人多的地方才用得着，她想起新冠疫情爆發那幾年，每天出門經過同地方一個沒戴口罩的花甲流浪漢，至今仍不見有事，印證醫生的話沒有說錯，外出也就不戴口罩了，誰知過了幾天又告病發，事後才醒悟起那天乘搭港鐵升降機時，人多到冷不防被面對面的年輕人打了一個噴嚏，回家時又是在升降機內，碰過沒戴口罩且愛說話的同樓住客噴出來的口沫，才知道戶外也有想像不到的危險角落，尤其是類似人多出入的港鐵升降機，難保24小時如常清潔；就算是普通升降機內，擠迫時人與人鼻息相聞，細菌也可能乘虛而入，難怪香港近日戴口罩的人又多起來。



碰腳式見面禮會重現嗎？作者供圖



琴台客聚
伍采采

閱讀發現愛

在我決定給自己取「Margaret」為英文名之後，我又一次在一個陽光燦爛的午後看了一遍法國電影《My Afternoons with Marguerite》(與瑪格麗特的午後)。

故事的男主角Germain Chazes是一個從小就有閱讀障礙症，看起來有些癡傻的，在沒有父親的單親家庭長大的孩子。Germain讀書很少，從小不被老師喜歡，被母親嫌棄，被朋友嘲笑，已年過50歲還幾乎養不活自己，住在母親花園的破房車裏，在外打着短工，回家打理着母親花園裏的菜園子，經常被有些老人癡呆症、近乎瘋癲的母親惡語相對……所幸本性善良的他還有一個同樣善良且真心愛着他的年輕女友，她彌補了一部分Germain在母親身上感受不到的愛。

饒是如此，Germain還是感覺迷茫，找不到存在感，因此他常常在被管理員一次次的驅趕下，又一次地執意在建給死人的紀念碑上寫下自己的名字，以及一遍又一遍地在公園數鴿子。Germain是在公園數鴿子的時候遇上Marguerite的。Germain給每一隻鴿子取名字，其中的一隻鴿子就叫Margaret，知識淵博而優雅善良的Marguerite告訴Germain自己與他的鴿

子同名，不過因為當年父親將自己的名字錯寫而多了一個「t」。

一個陷在童年的自卑裏缺失了母愛的50多歲的「大男孩」和一位90多歲的睿智的熱愛文學的老祖母的故事就此開始。Marguerite對Germain溫柔以待，她並未給Germain廉價的同情和安慰，而是和他一起閱讀，她花了幾天時間坐在公園的長椅上讀加繆的《鼠疫》給Germain聽，告訴他傾聽也是一種閱讀。也告訴他「如果一個人童年時沒有得到足夠的愛，那麼一切的爱都還在等待他去發現。」

Germain在Marguerite教給他的閱讀裏感受到了文字的魔力，他愛上了閱讀，亦因此變得勇敢起來，當Marguerite的視力衰退，表示自己不久後再無法為他讀書，Germain甚至在女友的鼓勵下克服心理障礙開始讀書給Marguerite聽。

閱讀拯救了Germain，讓他與去世的母親達成了和解。他伏在逝去的母親身上叫着媽媽大哭的時候就像Marguerite讀給他聽的書裏寫的「像條被遺棄的狗那樣哀嚎」，而看到律師交給他的，母親一分錢一分錢地積累為他買的房子，以及母親留下的生鏽的鐵盒子裏留着他的

臍帶和幼時的衣服時，他知道了母親也像自己愛着她一樣地愛着自己。從前Germain懼怕生命，甚至不敢成為父親，他對女友說自己一無是處，「有什麼可以給孩子的呢？」女友只回答了一個字「愛」。Germain的母親去世後他的女友懷孕了，他已做好成為父親的準備，失去的愛以另一種形式回到了他身邊。

孤寡且失去行動能力的Marguerite被她的侄女送到體弱昏暗和充滿死亡氣息的養老院，在一群瀕死的老人中依舊乾淨地安靜地坐在輪椅上，曾經被她用閱讀拯救了的Germain找到了她，帶着她駕車穿過午後的陽光行駛在回家的路上，Germain告訴Marguerite：「以後我的家就是你的家。」

據說這部電影治癒了很多缺失了童年和愛的成年人。

成年人都不容易，走過艱辛童年的成年人愈加地不容易，然而在再艱難的旅途中，也總會有一扇門是向我們敞開的：「她以花為名，活在文字中，在纏繞的形容詞中，在驚飛草長的動詞中……」她不一定是Marguerite。或許我們只需要在午後的陽光裏翻開一頁書，就能讀到溫暖、讀到愛、讀到生命最美的樣子。



欣有靈犀
王欣

靜待花開

女兒Anna來港定居已有一段時間，雖不長，但喜見其適應良好，全然沒有對環境的不適感，令我感到一個小小的生命如此之堅韌。

Anna生命最開始的6年半都是在蘇州的福利院度過，已經熟悉了那裏的一物一景，突然改變環境，我們還擔心她有所不適。沒想到小傢伙熱情勇敢，對周遭的一切充滿了好奇和探索的意慾，連對令內地人「一頭霧水」的粵語，也沒有排斥之心。

Anna在蘇州的社工老師告訴我，由於孩子自出世第一天就與生母分離，那種脫離母胎的不安全感加劇，才會令她比正常家養的孩子更加缺乏安全感，她性格中產生的各種「非正常」現象，比如上課容易走神、喜歡說小謊話，時而跟大人頂嘴，都是從這種不安全感衍生出來。

我常常在她說謊的時候或者找藉口掩飾錯誤的時候，較為嚴厲地批評她。她感到委屈會流淚，看着那可憐的小表情，我又把她抱在懷裏，向她解釋批評她的原因是什麼。最後，我總會告訴她：「媽媽批評你，是因為你做錯了事情，並且態度不對，但這都不影響媽媽對你的愛。無論何

時，你做對了還是做錯了，媽媽對你的愛仍然絲毫未減。但做錯了事情，就要改正，尤其是不能用新的謊言去掩飾。」

六七歲的孩子已經聽得懂大人說的道理，慢慢地，Anna便減少用說謊來掩飾錯誤，而是愈來愈能夠坦蕩地面對自己的錯事。逐漸地，當她知道媽媽愛她，不會失去媽媽，她的心裏便多了一份底氣，對周圍的環境也減少了敏感，生命的韌勁也自然增強許多。

我想，這就是為什麼Anna對新的學習環境、新的知識不再抵觸，雖然難，但她願意嘗試，敞開胸懷迎接新的生活，與不同的人建立聯繫，因為愛已經在這個小小的生命中開花結果。

當然，我要感謝蘇州市民政局及福利總院的各個級別的領導和同事，他們對Anna以及更多的大Anna和小Anna們的悉心照料和培育，從那裏走出的孩子們的身上才會有許多難得的品格。

最重要的是，我在Anna身上看到了一個熱愛生活的、小生命的燦爛，每當她開懷大笑，她對一花一草表達喜愛和讚美時，我都感恩上天賜予了我這樣一個美好的生命，在我的庇護之下，可以見其更加茁壯地成長，更待未來吐盡芳華。